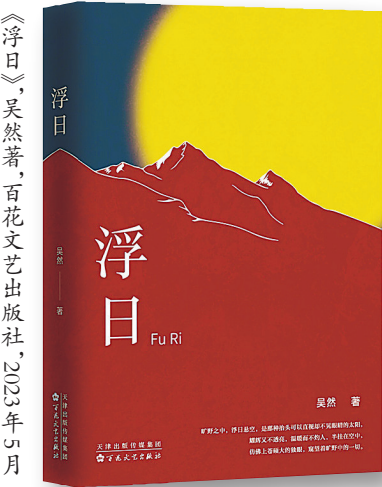


■百家品书

# 植根文化土壤的家族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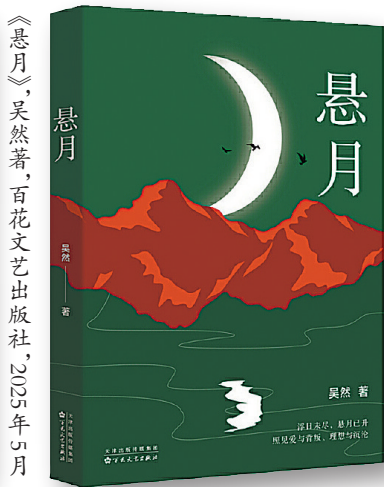
——评吴然长篇小说《浮日》《悬月》

□刘卫东



继《浮日》之后，作家吴然又推出了新作《悬月》。这两部作品在故事脉络、人物命运、情节发展等方面一脉相承，且在时间线与人物关系上具有连续性，均聚焦近现代以来几个家族的浮沉，因此《悬月》需要与《浮日》共同阅读才能完整把握其中深意。

家族叙事看似常见，实则却极难驾驭。这类题材体量大、耗心力，稍不注意便会触及作家的知识盲区。若不疾不徐的节奏、腾挪有度的笔法，铺展了时、谢、桂、萧四大家族及其成员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轨迹，于家族兴衰中自然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变迁图景。尽管同类主题已有诸多经典之作，这两部作品却能“特犯不



犯”，在相似题材中独出机杼，塑造出独具个性的人物群像，讲述别开生面的时代故事。

一般而言，不同家族的书写及其人物命运的背后，往往寄托着作家对现代中国诸多问题的认知、分析与思考，这也是类似作品常被冠以“史诗”之名的原因。《浮日》《悬月》刻画了多个家族，且各有其独特性。作者没有侧重人物心理分析，而是格外注重人物命运的传奇色彩。

苏北人时昭明到上海的卷烟厂做工，凭借观察与记忆掌握了外国技师严守的烟草配比技术，实现了阶层跃迁。他与舞女赵翠娥结婚后，又被重金聘至安徽蚌山的卷烟厂。这是现代以来无数“上海滩”传奇中的一个，但其独特之处在于聚焦“烟草”。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中的“茶”、张炜《古船》中的“粉丝”、周大新《第二十幕》中的“丝绸”一样，“烟草”在此承担着隐喻功能。能体现现代工业由沿海向内陆辐射的意象有很多，烟草无疑是其中之一。尽管它在书中只是背景，但其承载的“传奇”恰是家

族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起点。蚌山有谢旺田、桂俊生两大豪门家族，它们天然存在竞争关系，类似《白鹿原》中的白、鹿两家。但小说却反常地没有铺陈两家的“明争”，反而着重书写了他们的友谊与联姻尝试，这其实更贴合乡土社会的真实面貌。

贵州黔阳的萧士余家族，是以往家族小说中少见的叙事类型。萧士余曾留学欧美，学成后在京城担任律师，后因厌倦时局归隐家乡；他有3个女儿，女婿均由自己亲自物色。作为拥护新思想的代表，他的子女中多人投身革命；女婿范福增与女儿萧万芳是中共黔阳特支负责人，外孙女鲍云彤是首位走出黔江求学的新女性，曾在延安学习的外孙晏承德（后改名晏小楠）被派回黔阳从事地下工作。《浮日》《悬月》中人物的爱恨情仇，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铺展。由于有了外部现代中国巨变的时代背景，再加上内部如此精巧的人物设置，家族中父辈与儿女间的纠葛得以如庞大“水系”般分合流转，在家国之间自如切换。这种空间与人物的设置，虽在故事开篇需耗费心力搭建，但一旦立住根基，便会催生源源不断的叙事动力，让作者如鱼得水，得以尽情施展。

家族叙事中的第二代往往是怀揣新思想、象征希望的青年，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也常被作家认同，这也是这类人物受关注的原因。但《浮日》《悬月》另辟蹊径，写出了“陌生化”效果。作品聚焦了几位反抗命运安排、追求“纯爱”的第二代。时兹禾与鲍云彤一见钟情，虽历经分分合合、数次离散，却始终不渝。桂兰14岁在吉隆坡与新搬来的邻居黄一峰相识，被“终风且暴，顾我则笑”的瞬间打动，自此芳心暗许。黄一峰回国参加新四军后，她牵挂不已，不料等来他

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消息，于是她动身返回故乡蚌山，试图以地理上的接近缓解对爱人的哀思。

这种古典叙事在爱情祛魅的后现代语境中已不多见，但置于“现代中国”的背景下却并不违和，革命与恋爱本就是青年的专利。相比之下，当下叙事中那种沉浸在革命与恋爱里的一往情深的青年形象已很少见。正因如此，书中这些“过时”的爱情书写，让作品回归古典审美，其笔下现代中国的底色也随之显得与众不同。

以往的很多作品中，家族叙事多被时代氛围裹挟，《浮日》《悬月》的新意则在于，它试图以家族史重塑或恢复一种“文化”。因此，无论是蚌山还是黔阳，其家族文化的厚重都超乎想象，它们强大到足以左右个体的命运。尽管在家族叙事中，第二代走出家庭寻找新身份本是使命，但他们兜兜转转，与故乡始终藕断丝连，最终还是选择“回家”。《悬月》结尾，时兹禾心念：“俺爸、俺妈，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带着建国和亚非去看望您二老了。”此时的他，已完成革命与恋爱两件大事，与离家时相比脱胎换骨，但心中的家和父母却丝毫未变，也无需改变。就此而言，吴然设置的庞大故事背景便不难理解：因为那是“文化”，如长河般磅礴奔涌、泥沙俱下，自有其来处与去处。个体对它的影响与改造其实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反之，它对个体却有着基因般的决定作用。

好的文学作品，其衡量标准之一便是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浮日》《悬月》便展现了“家的宿命该如何看待、怎样面对”这一命题。虽是老问题，却似乎仍无标准答案。吴然的答案未必“正确”，却一定独树一帜。（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 青春诗笔写新篇

——由《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想到

□李衎夏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21世纪以来，中华诗词凭借古典、精炼、雅致的特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诗韵重新绽放光彩，赢得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蓦然回首，青年诗词写作已蔚然成风，呈现出“漫山红遍”的蓬勃景象。2025年初，中国诗词出版中心成立，中国书籍出版社与《诗刊》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这为诗词出版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作为双方合作的首批重要成果，成为应运而生。该书的编辑出版既是对这一代诗词新力量的及时总结，也是对他们的一次重要推介。

《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以广阔视野精选了100位青年诗词作家，每位作者均配发简介、照片、诗词观及3首代表作，该书堪称当下青年诗词写作的一次全面检阅。研读这部选集，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作品有很多，比如邢建建的《北漂》、陈贺达的《伯狐兄馈橙一筐诗以报之次碧庵韵》与罗小姐的《赠Ta》。邢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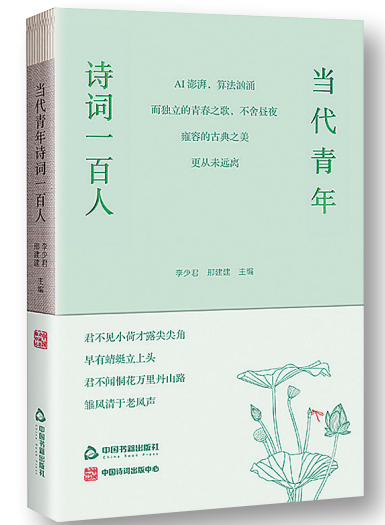
建的《北漂》是我素来偏爱的古风长诗。过去诗词多写得短，是为便于口口相传，而如今则需尽量拓展篇幅，才能承载当下纷繁复杂的生活，《北漂》恰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陈贺达对七言律诗有着深入钻研，其《伯狐兄馈橙一筐诗以报之次碧庵韵》既恪守七律的严谨庄重，又兼具难得的灵动飘逸。他从一枚橙子起笔，思绪延伸至地球、齐楚、项刘、大鹏，字里行间充满想象的张力。罗小姐的《赠Ta》多年前初读便令人难忘，这首28字短章既是她的成名作，也堪称其难以超越的创作高峰。文字间既含古意，又洋溢着网络诗词的新鲜趣味，隽永灵动，情真意切。

“诗言志、诗缘情、诗练魂”，归根结底，写诗如写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生活，当代青年诗词作家既有独属于自己的经验书写，又传承着“文以载道”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在时代语境中一脉相承。中华诗词从遣词造句、引经据典，到格律形式、精神

内核，无一不是悠久厚重的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那么到了当代，中华诗词如何跨越国界“走出去”？如何让世界读者读懂并欣赏？

当代诗词作家既需要传承古典诗词的精髓，又要具备宏大视野和开放包容的姿态。通过将世界性的语言和形式融入创作，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比如《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中，有留学英伦背景的仵仁斋所作《蒂凡尼的早餐》，标题现代，但其中“渐忘指尖冷，咖啡冻生烟”的字句既蕴含古典意境，又通过现代生活场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感受到诗意的共鸣。这种扎根传统又面向世界的创作实践，不仅为当代诗词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架起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桥梁。

此外，诗词在翻译中保留什么、丢失什么，这也是需要当代诗词作家在创作时有所考量的。可适当淡化语言、简化格律，将字词的推敲转化为句子间的衔接与碰撞，如此一来，不



《当代青年诗词一百人》，李少君、邢建建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25年6月

仅便于翻译，也可以预判翻译中的难点，让最具价值的内涵在翻译后得以留存。同时，还要在精神层面追求深刻，将“诗言志”的个人抒怀升华为对世界的诤问与追思，使中华诗词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承载人类智慧结晶的不朽篇章。

（作者系《作品》杂志编辑，广东省清远市作协主席）

# 藏在游戏里的智慧与文明

——读《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李 清

传入，历经本土化改造后融入中华文化肌理。

中国游戏史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三四千年。该书以清晰脉络串联起这段漫长历程：从远古先民在劳作间隙的简单嬉戏，到先秦时代斗鸡、走狗、六博、踏鞠等的兴起；从汉魏时期宫廷宴乐中官家游戏的盛行，到唐宋年间社会开放带来的游戏文化繁荣；再到明清时期棋牌类游戏的成熟发展，以及被后世称为“国玩”的麻将的诞生。每个阶段的游戏风貌都被娓娓道来，让读者在时光流转中清晰触碰到游戏的演变轨迹。

作为一部专业性较强的著作，本书对古代游戏进行系统分类，引领读者走进古人的“游乐世界”。书中不仅呈现了蹴鞠、投壶、七巧板、马球、斗禽等丰富多彩的游戏形式，更展现了不同群体的游戏偏好——从帝王到平民，皆能在游戏中寻得乐趣；文人游戏的雅致、女性游戏的细腻、儿童游戏的纯真，各有其独特风貌。而玩家们遵循规则、完成挑战、收获反馈与成就感的过程中体会到的快乐，正是游戏跨越时空的魅力所在。

由于该书作者长期致力于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所以他能

更深入发掘出游戏中蕴含的智慧之光：围棋中黑白棋子的攻守进退，折射着“中庸致和”的处世哲学；七巧板看似简单的拼合变换，暗藏精妙的几何玄机与空间思维；谜语中或谐音双关、或典故化用的表达，凝结着汉语语言文字之美与文学创造力……这些让我们看到，游戏绝非浅层次的消遣，它不仅体现了古人的独特创造力，其承载的文化基因与思维范式，对当代游戏文化传承与开发也具有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荷兰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曾言：“文明在游戏中诞生，文明在游戏中成长。”游戏史与社会史、生活

■三昧斋

凌仕江的散文集《微尘大地》由40篇散文组成，分为“隐谷秘史”“锦瑟笔记”“花树箴言”“纸上流云”四辑，为读者呈现了关于故乡风貌、花虫草木、人文自然的记忆，以及一个写作者对世间万物的真诚——如其所言，“致敬大地唤醒的悲凉与温暖”。读完这部作品，同样从乡野走向都市的我倍感亲切：时空交错中那些难以忘却又怯于出口的羁绊，无限惦念又渴望逃离的风物，久存记忆又被风吹散的往事云烟，因文字的定格而重新焕发生机，让人循环之余，也不禁思考该以怎样的姿态重新出发。

《微尘大地》开篇《花隐谷》中，凌仕江写道：“如今，回到故乡总是寸步难行，我知道无论我把脚延伸到哪里，多的是花，最难看见人的踪迹。”蜀南虎榜山潮水屋基的小村庄，于他而言是成长与少年记忆的载体，藏着道不尽的心绪。乡土难舍，难舍的是父母亲友，是见面能唠叨几句的乡人。作者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城市化中故乡人物的群像：爽利却命运多舛的三姐、陷入城市未归的哥、赶鸭走世界的舅舅、神似“铁掌裘千仞”的老者、在山咀盼子女归的老人、得哑症的快嘴练嬢嬢、老实又精明自私的二莽……这些血肉丰满的人物，生于斯、长于斯，或四散他乡，或终老于此，作者融入他们的悲欢，回望驻足，叩问着乡村的前途与命运。

故乡的坐标既是物理的，也是精神的。凌仕江以沉重的笔调，描绘并反思了旧有的乡村秩序、民俗风情与人性冷暖。他在《阳光穿过蜘蛛网》中写道：“鸡蛋下肚之后，家就像鸡蛋裂成两半，一半在城市泛白，一半在乡下泛黄。”城市与乡村的分隔来得猝不及防，却又无法避免：土地刨食已满足不了乡人的需求，他们涌向城市成为必然。可乡人却始终难以融入城市，最终在漂泊中失去了属于自己的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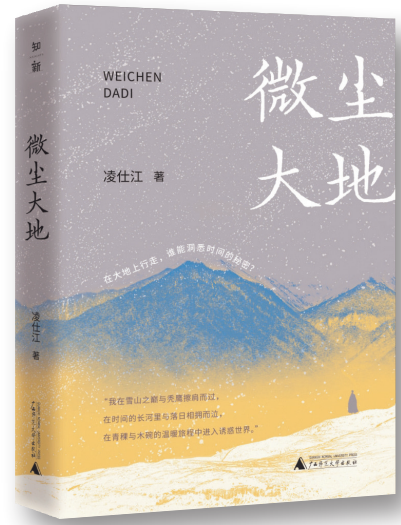
面对时间进程中故乡的发展困境与精神传承的撕裂，凌仕江的情感是复杂的。他在《我的城与乡》中写道：“乡下就是乡下，即使注定一生回不去，故乡的游子嘴里街巷的永远都是乡下的草垛”，这是难以磨灭的缅怀。而在《纸上想家》中，他又以悲怆的口吻写道：“我停在城市的入口，还能看见一个破败的背影屹立在家的遗址上，但我的乡村世界早已失去它的完整性。”面对乡村革新与历史现实之间的断裂，作为写作者，他既怀热忱，又感无奈。

故乡是写作者孕育生命的场域，凌仕江期待拾起乡村细节的美丽羽毛，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设一个可供心灵栖息的“花隐谷”——让风叫醒花朵，让雨淋湿乳名，让阳光照亮山坡。蝉、竹象、蛙等乡土常见生灵，勾连起凌仕江对故乡的记忆与现实的映照。《蝉自故乡来》中，他写道：“离开故乡几十年之后，蝉与我似乎都成了故乡遗忘的‘胎记’。”作者笔下，蝉对树的选择、少年时捕蝉食蝉的经历，以及居于成都时在纱窗上偶遇的蝉，都已蜕变为故乡的符号，串联起过去与现在，照亮归乡者的万水千山。《与蛙共鸣》则从城市倾听蛙鸣的视角，探讨了都市人内心的“空”与对乡村生活的惦念，更借诗人之愿，勾勒出“听着蛙鸣，念着诗”的美好图景。可以说，这些生灵是作者一路跋涉的见证，是润泽其情感与文字世界的养分；当从这些渺小之物抽离，才发现故乡与作者早已融为一体，成为无论行走多远都难舍的牵绊。

凌仕江在散文集中写了许多花与树。《蜡梅树的台词》里，他以蜡梅喻人喻世：一树花开时门庭若市，文人骚客以诗画相交。寻常日子里却难免跌落尘埃，任人相遇不识。作者转换视角，写蜡梅的郁郁葱葱与结果的艰难，写现实之蜡梅与画中之蜡梅，更写蜡梅所凝聚的谦卑、孤寂与生不息的精神。其实，与蜡梅相处本就简单：“人物两安，重在彼此日常的细水长流。”日常点滴中，作者惜花爱花：《木芙蓉》里，他描绘了木芙蓉开遍成都的盛景；《曼陀罗》中，写下了花匠沉陷的孤独；《凌霄花》里，藏着持久耀眼的战友情；《风信子的紫》中，凝结着关于爱情的忧伤与美丽……

## 凌仕江散文集《微尘大地》： 在故乡的坐标中 归来与出发

□陈乾坤



《微尘大地》，凌仕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

凌仕江也是爱树之人。他渴望走出现代城市生活，到山野中、山林里去触摸树木所赐予的时光哲学。在《懂树》中，他写到自己已在成都抽签认领了一株古树——黄葛。这株树无冠且已枯死，表皮暗淡成块剥落，而他将这场抽签视作一场相遇的缘分。由树，作者想到了死亡与生命的循环往复：树与人同样面临生老病死，只是人在地面自由行走，树却用一生在地下扎根徘徊，以此决定荣枯。文章深刻隽永，引人深思。

凌仕江的文字有着独特的美感：细腻中藏着深情，精致里透着辽阔，常在写景状物间突然冒出惊艳的词句。比如“没有鸟叫的大地，如一张空白的纸”，又如“从过滤的阳光打在寺院内外。屋檐下簷盘里晾晒的花粉金黄”……诸如此类的句子还有很多，其蕴含的巨大张力给人以阔大的想象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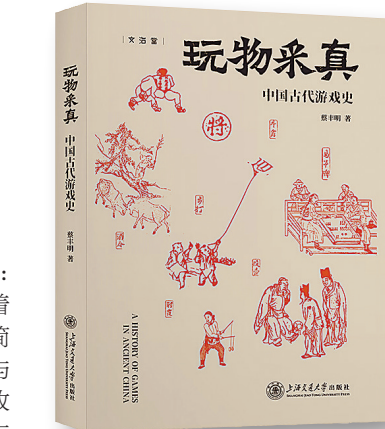
在《那么近，那么远》中，他以成都、西藏、贵州的地理版图转移为线索，串联起古今众多诗人。这些与地缘相关的文人记忆不断被唤醒，在生命中留下印记，有欣赏，也有遗憾。散文映照看写作者的个性审美与独有的灵性。现实中的凌仕江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文字中的他则寻幽探隐，条分缕析，安静构筑着独属自己的散文美学。

《微尘大地》是作者的心灵史，与往昔文字相比，多了一份冷峻与清醒。作者沉下身子与世界共振，冷静审视经历、真诚剖析内心、深度考量生死，以此抵抗时间的侵蚀，书写人情的冷暖与城乡的现实。万物更替自有其规律，当所有浮华落尽，至少还有文字陈列案头，映照漫天星辰。

（作者系青年作家）

“玩物丧志”的传统古训与“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谆谆告诫，似乎总将游戏置于人生“正途”的对立面。然而，回望人类生活与发展历程，游戏本是童年时代最鲜活的注脚，它不仅承载着无数欢乐与激奋，更记录着历代新社会的世态风情。民俗专家蔡丰明的新著《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便聚焦这一常被忽略的领域，系统梳理了中国游戏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与演变规律，深度剖析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共生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历史的独特窗口。

中国古代的众多游戏从何而来？作者为我们考证了多元源头：投射类游戏可追溯至先民的狩猎活动，那些瞄准、投掷的动作是生存技能的趣味转化；角抵的对抗姿态、风箏的放飞技巧，与古代军事训练有着隐秘关联，是战场智慧在娱乐中的延伸；不少游戏由传统风俗演变而来，在岁时祭祀、节庆庆典中逐渐成型；还有一些自外域



明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史、民俗史的紧密关联，在该书中得到充分展现。作者穿插介绍了历代社会的世态风情：游戏与岁时节令的交融，如清明放鸢、端午踏青、秋日斗蟋、冬日冰嬉；游戏传说与神仙信仰的交织；游戏与祈吉、驱邪、占卜、禁忌等民俗活动

的关联……这些鲜活的历史场景与民俗背后的社会镜像，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游戏文化图景。

该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收录了明代《三才图会》、清代《吴友如画宝》中的风俗图等珍贵图像资料，让文字描述更生动可感。书中还穿插诸多趣闻轶事：宋徽宗不仅书画造诣深厚，对蹴鞠亦十分精通；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的避难途中，仍与手下比试棋艺；还有因戏得官、以戏选夫等奇特故事。这些内容读来趣味横生，为严肃的学术论述增添了几分轻松。

当下，“文化热”在中国持续升温，通俗文化与娱乐文化也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对游戏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有专家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统游戏应占有一席之地。《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恰为此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与丰富的文化资源，助力我们重新审视游戏在文明传承中的价值。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